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四

佚名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
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猶殷牀。
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四首皆近體詩也。只以一二字句畧拗。遂

編入古誤矣。夫以近體句句對仗工細，又絕不失粘，而古氣礚礚，句法靈變，音韻奧折，與古無異。惟老杜能之，正可視爲作排律之祕妙。而編入於古，則埋沒作者之苦心矣。又四首斷以此首爲第一，而或則編次第三，此又大誤。夫詩之章法起句必切本題，且由綱及目，由淺入深，若顛倒之，便失其旨。如此詩本是贊公房四首，則是少陵夜宿於此而作，非

遊大雲寺詩故開口卽云燈影照無睡蓋無睡者亂離中人之常態而今於贊公房獨有佛燈照之此心爲之一清於是爐中之香亦得聞之於是夜深人靜之後殿上之金琅璫因風所動而鳴亦得聞之然所聞只此而已彼天黑院閉雖有春時景物皆無所見而惟此暗芳則以所棲之地獨清故也乃無何而宵欲闌矣玉繩之迴於天際者將斷絕矣鐵鳳之聳

於屋角者似出而翱翔矣。雖眾僧之梵聲已
放而出乎寺外，而耽眠之一老，猶聞殘鐘之
殷於在牀也。通夜之所聞所見若此，而逆計
明朝出寺之後，其苦見沙塵之黃，又何所底
止耶。

兒童汲井華，慣捷瓶在手。霑灑不濡地，掃除似
無帚。明霞爛複閣，霽霧褰高牖。側塞被徑花，飄
搖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遯佳期後。晤語契深

心那能總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
泥汙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憇奔走。
近公如白雲。執熱煩何有。

此第二首承上言眾僧梵放之後天既明矣。鐘聲既希。殷在床者亦不能不起矣。但見兒童執灑掃之役者亦以棲息得所而安於所。事故汲水則慣捷。霑灑則不濡。掃除似無帚。當此沙塵之際安得有掃除之易如此兒童。

者乎。是又觸景而生慨也。此時明霞已爛於
複閣之上。霽霧漸褰於高牖之間。徑花墀柳
次第而見。此疇昔之夜。所謂黑閉於院中者
也。於是徘徊於去留之間。欲出則艱難之事
誠迫。欲處則隱遯之期已後。雖晤語契於深
心。而口中那能默然領受。則奉辭而去。杖策
而行。暫別也。而終迴首依依不能捨者。以盜
賊充斥。如泥汙塊塊。國狗狎狎也。故羈絆奔

走之餘猶思憇息於此以公之清淨法界如
白雪之芳潔執煩苛之役者能不思消釋於
此乎。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
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
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鶯度結
構紫鴿下罌罍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
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此第三首又承上言心在於近公之白雪是常在水精域也故當獨行遇雨之時遂又向洞門徐步而來以果我深院再憇之期於是扣扉而開既入而閉恰遇齋鐘之時欣然就食如醍醐之發我慧性而加飡強飯力過扶衰其所以開懷而畧無媿謝之辭者以我與公把臂相習已久故也飯罷之後逍遙緩步與黃鶯同度結構紫鴿共下罌罍徜徉自得

會心方遠而公且慮我奔走勞瘁之病邀我
湯休以起之又知我每耽吟詠而微笑索我
題詩以樂我之性情公之德何其厚也湯休
只是湯沐之意古人又謂爲休沐偶與僧名
同遂附會引入不知此處烏容添出一人觀
下文巾履之用似是浴後更衣之贈讀者參
之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

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此第四首。又承上言公之德。不僅此也。猶有所深藏。如青絲履。白氎巾者。皆佳物也。原用以供老宿。而竟取以及吾身。我雖受之。能無慚愧乎。只以其交情久而逾新。令人自不能卻耳。看他上章言把臂多日。則開懷無愧。此

章言自顧無趣以其交情愈新不獨文法變動照曜而亦至情至理參味無盡也於是深贊之曰公之才非支道林乎公之德非惠遠乎我之藉潤於公者如沐陰雨之膏彼暮簷之竹淨洗如瀉青井之芹含風弄姿而困蟄之龍鱗寧不自覺其沾澤之最深乎四首次序井然由綱及目由淺入深何可易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

寒灰。茂

一作霧

樹行相引，連山

一作連峯

望忽開。所親

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云喜達行在所者，必其於未達之先，有迫欲達之望，而今乃得達，喜可知矣。故作喜達詩，必從未達時說起，言方陷在賊中，無日不以奔赴行在爲心，但未得其隙，故且先望岐陽之信，而兵戈阻絕，無人往來，是以眼穿而心

死也。夫少陵以傾陽之性，平日不得於君，尙且熱中，何況喪亂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乃身陷盜賊，擺脫無由，甚至求通一消息而不得。此時自料，必無復見天之日，性旣違矣，此心之生氣已絕矣。而焉有不死者乎。乃一日者，天祐其衷，忽假之一隙之路，若有引之使前者，則載塗之茂樹也。而茂樹之前，又有茂樹，以是前途所至，連山在望，忽爾開明，則一

路蠶叢荆棘中奔走已盡而行在所之鳳翔。竟已達矣。夫以既死之心而忽得不死。而且使吾心之所望爲欲達者。竟得達焉。其喜何如耶。此時雖未得卽見吾君。而所親者則已先得一見矣。彼雖驚吾之老醜。謂吾之從賊中來者。何其辛苦已甚。而不知吾心則深以爲喜。而殊忘其爲辛苦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

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從旣達之後追憶未達以前之情事言我於賊中每夕聽胡笳鳴而愁思欲絕者以悲我漢苑之春淒涼不可耐耳但以一日苟得生還卽爲至幸而今日則已得遂其事矣然返而思之亦甚可危也彼間道中逃死之時設或遇彼擒獲則必無生理是刻刻皆在危

險之中。誠爲暫時苟全之性命。其可悲又何如也。而今幸矣。漢官之威儀可復覩矣。南陽之佳氣已復見其新矣。喜心之極。翻爲嗚咽。理固然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

言今日歸來。不覺其異。然不死者。卻是僥倖。

於萬一而死去者實爲常理但死則死耳所
苦者死在間道中無人知覺正如死去一禽
鳥耳誰復知爲少陵而爲之傳報耶想到此
一節真可撫膺自痛也然此亦只歸來後追
憶其然而當其來奔之初則並未嘗計及也
今日者太白山頭之雪猶得瞻之武功城上
之天猶得見之千官隨班而朝而吾影亦得
靜在其中也七校侍衛而立而吾心亦得蘇

息於其內也。吾何求哉。苟得贊襄聖明。建立
功業。固所深願。卽不然而與康衢鼓腹之民。
重數大唐中興之年於無疆。惟休也。不亦快
然無憾者哉。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
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
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

去未忍卽開目。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
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
相偶。嶽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
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葵藿傾陽之性。本不復作身家之想。惟是食
貧甘淡。臣心固可如水。乃若時丁喪亂。存亡

不保則亦未有視之愬然者也。此詩言家在
三山禍罹殺戮，緘書往訊，未聞消息。然計其
往來之期，則反畏消息之來，恐或聞不測之
信，而一慟欲絕也。今方亂離初定，太平可致，
還家歡會，未嘗不可耽酒以娛老年，而特恐
家人盡絕，則犢犢窮獨，何以爲心哉。此吾今
日之懷，不堪自述者也。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
色正瀟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此先生自鳳歸鄉道經故宮而憑弔之作。雖
無寓意而指點親切。氣味適上直欲比擬屈
騷。王孟不足道也。長年自古所無而人世代

謝物類久暫。總不抵造化輪轉。一片笙竽瀟
灑中。吹送得逝若輕埃。而况冉冉征途。其所
負不更多乎。天地逆旅。大塊戲場。先生斯作。
感慨深矣。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忱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妾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北征言奉詔北歸而征也。時少陵家在鄜時，居行在之北，故曰北征。夫國家多難，正人臣致命効忠之秋，豈容以家室之念分其心，遠去朝廷而歸休蓬蓽哉。况少陵傾陽之性，老而彌摯，其於此義尤爲信誓旦旦者，而乃詣

闕拜辭靡靡阡陌至茅屋而悲松泉對童稚
而甘亂眊是其所能返之於心而不悖於忱
惕憂虞之本者其義有四不可不詳爲述之
此北征之詩所由作也故此詩當分五節此
首一節重發願慚恩私被二句言皇帝二載
之秋正國步艱難之會朝披荆棘野多戎壘
東胡之反未已乾坤之瘡痍未畢臣甫於此
憤不顧身殫心盡職以匡輔我中興之聖主

豈云蒼茫北征。惟家室是問。而無如獨蒙恩私。詔歸蓬華。則雖拜辭之次。不勝怵惕以懷慚。道途之間。猶然揮淚而恍惚。身雖去。而此心戀戀於行在也。此一節總言北征出於君恩之私。被於已而不可違者。其義一也。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

一作索

所遇多被傷。呻

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

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載古車轍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
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
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
疇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梟
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遂令半秦民殘
害爲異物

此第二節則述途中之所見參差歷落總從
恍惚二字中來如人烟蕭瑟被傷流血夜深
戰場寒月白骨可悲可憫者也山重馬嶺蒼
巖虎吼可驚可懼者也秋花古石青雲山果
可喜可悅者也回首鳳翔旌旗明滅前望鄜
時巖谷出沒桃源身世甘苦結實可傷可感
者也不整寫卻雜寫不順寫卻亂寫真得在
路人一片蒼茫恍惚神理以見此行之原出

於意外突然而至前者種種各爲變態也。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
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
女補綻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
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
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

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澗，生還對童
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噀，翻思
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此第三節承上文言途中之所經，固非我意
之所及，而又當墮入胡塵之後，存亡莫保，雖
蒙恩許歸，亦不過聊以慰存問之意，非以謀
生理也。此節重在此一句。蓋間道生還，非不
可以急歸，廊時而必先奔行在者，國爾忘家。

之誼也。蒙恩許歸，只以慰愁意而生理莫說者。公爾忘私之正也。此與上節說完在途及到家之事，然總不離願慚恩私被之旨，是北征四義中之二也。

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傍

一作坐

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

一作紇

其王

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
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
徐。旋瞻畧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
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此第四節言天意之已可知。妖氛之已將豁。
爲北征四義中之三。承上文謂生理之不得。
說者以至尊尙在蒙塵之時。練卒正無休息。
將以圖恢復也。然天意則已可知矣。妖氛其

已將豁矣。今者回紇之長効忠助順，其兵馬之騰勇，能以少勝眾。伊洛與西京之陷入於賊中者，可以指掌而收復。由此開青徐，晷恆竭，胡命之成擒，斷乎不久。而皇綱以之復振矣。此臣甫之所以蒙恩而歸，畧可解於忱惕者三也。

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
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林固有神。灑掃數不缺。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此第五節承上文言天意之可知與妖氛之
將豁者。蓋原於聖唐之大業。樹立本自宏達
也。不觀於亂離之始乎。馬嵬之役。其除奸圖
治之理。已大不侔於往古。則周之宣王。漢之

光武中興之兆已卜於此矣。是以鐘虞不移，
廟貌如故。都人之望幸彌切，五陵之佳氣依
然。豈偶然哉。蓋以太宗創建之始，其卜世卜
年所得於天者固宏且達也。此臣甫之所以
蒙恩而歸者之可解於怵惕者四也。不然者，
雖蒙恩許歸而尙在主憂臣死之時，安敢自
爲假易而皇然北征哉。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
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
照國西營。

少陵咏月詩不一。而皆各有所謂。此則喜寇
亂之將盡。而欲保安圖治者。能恤人隱也。言
天上秋期近者。猶云天將厭亂而思治也。人
間月影清者。猶云太平之象。可以復覩也。入
河蟾不沒者。謂御駕蒙塵。幾於陷溺。而今兩

京收復乘輿反正猶入河而不沒於河也擣
藥兔長生者言月中之兔如中興佐治之臣
調和宣力而精勤不倦也然則此一月也其
沒而不沒及與之俱長生者雖足慶幸而徘徊
於其下者只益丹心之苦添白髮之明亦
猶之遭此一番變亂羣策羣力竭盡勞瘁形
爲老醜不知凡幾矣然則此一月也政與今
之國西諸營枕干荷戈勤勞王事者心相照

也。其亦知此丹心白髮之可悲矣乎。故言休
照者。正欲其照也。又恐其不忍於一照也。此
所以動人君勤恤民隱者。何其深且至也。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
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畧。更
與萬方初。

此少陵居鄜聞收京之喜而作也。看他於頌

禱之中。寓規箴之旨。純是老成忠藎。不是詞臣揚厲。首章從妖亂之先說起。次章正面。末章豫爲善後之計。次序井然。獨是其引古處。字字典則。托喻處言言切實。爲君上闡揚盛德。爲國家收拾人心。關係非淺。此首章言亂之始。生由於氣。數使然。非盡關於人事。蓋妖星旣見。卽不得不爲下殿之走。然卽微言以儆之。曰。此亦好樓居之過也。夫明皇深居宮

閔燕昵妃匹。非漢武好神仙之比。而其不親國政。以爲亂階。則一也。說者謂既往何復追究。不知此事所關最大。苟弗時爲警戒。卽必至於重蹈。故就此推原出脫之際。卽藉之以爲諷諫。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今日者汾陽雖暫爲屈駕。而燕將終死於飛書。則廟畧依然。重與萬方更始。將億萬斯年無疆。惟休也。復何慮乎。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
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
灑望青霄。

此第二首。則從自己聞收復詔書說起。是收
京正面。惟是詔書非徒將收復之喜。布告中
外。必舉此兩年以來四方亂離之苦。從頭陳
說一番。一一悲傷痛悼。引咎歸己。庶使海內
聞之。而人心帖服。蓋人情於受苦之餘。得有

人憐惜便卽輕可。此哀痛之詔所不容緩下者也。然哀痛必要罪已。罪已必要改圖。爲今之計。其所最切於綱常倫紀之大。而爲人心世道之所統繫者。孰有大於懷商老憶帝堯二事。是時肅宗溺於張良娣。李輔國之讒。枉殺建寧。疏忌玄宗。骨肉乖離。大本先撥。夫何有於庶政之修舉。故須急用李泌。曲爲保護之言。使國儲無恙。太上還朝。則人心始正。而

天道猶存。此少陵之所以汲汲於兩事爲今日進者也。夫經國大計，本以爲君而適當罪已之時，宜其言易入，乃言者不自爲功，反瞻仰青霄，猶若以聽納爲恩澤，而霑灑望之。夫何詩人忠厚之旨，至於斯極耶。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此第三首從收宮鑿壕賞功薦寢之後而言。措置中外臣民者正煩廟畧也。兩京先後收復。頗藉回紇葉護之力。遂至與之狎昵。其後流連於沙苑之間而不能去。少陵蓋已早見及此矣。至於功臣惟汾陽始終一節。臨淮而下皆爲宦官所忌。以不保其終。是皆朝廷不善措置之過。諺云功敗於垂成。病加於小愈。少陵蓋欲中興之主於治安之始。卽爲善後。

之策若曰此正宵衣旰食之時不可謂爲已
治已安而遂宴然弗戒也看他三首次第首
爲推原出脫托喻隱諷繼而擘畫大猷建邦
正始終而區分中外獎勵憂勤誠老成憂國
之盛心小臣忠愛之至性厥後言無不中徵
驗如響使有國者早奉爲龜鑑何至流離遷
播藩鎮陸梁終唐之世遂以不振耶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鄭公櫜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
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皇已就長途往。邂逅
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
交期。

鄭虔爲人疏慢簡畧。雖無苟賤不廉之行。亦
無特立不拔之操。不過藉一日之才名。沾戀
微祿。以沉湎於酒。及其老而陷賊。科罪遠放。

情雖可矜而志識不足取何者當天寶將亂之際苟有見幾之明卽當效巢父掉頭而去若猶有拯時濟俗之意卽當急爲建白以去就爭之或不幸而入於難卽又當以大義引決奈何優柔不斷至爲賊所羈縻生平節義安在哉此少陵傷之而爲詩以送其別且自註於題中曰傷其臨老陷賊之故夫何故哉毋亦以其樗散之故耳夫樗散則一切放廢

出處不計。去就不分。遂至於生平順逆亦皆有所不辨矣。嗟乎。鄭公之樗。非自今日而始然。蓋自其少以至於老。雙鬢如絲。皆此二字足以蔽之。而又爲之摩繪其神似。則曰酒後常稱老畫師。夫繪畫之事。亦文人之所不廢。然必大節無虧。出其餘技。以供揮灑。若徒以此小技沾沾自喜。且更因之以酒自豪。飲繪之外。一皆委之於樗散。無怪乎隨波逐流。至

於陷賊而罹刑辟也。然則檇散二字實爲鄭公定評。至於其心未嘗一日亡唐。雖在賊中。無日不以中興爲望。所可惜者。中興之日。卽爲鄭公百年垂死之時。是九州四海所同奉爲歡慶者。而一人乃引爲向隅之泣。其爲可憫又何如也。今日者。長途之就。勢不能留。而邂逅無端。艱於一餞。生平良友之謂何。而情誼缺然。一至於此耶。且台州地隔數千里之

外公既奉嚴譴而不能來，而我又不能往，則此別實爲永訣。交期已盡於九重泉路矣，尙何言哉！看他判斷鄭公處，卽是爲之昭雪處。情見於詩，真是一字不容增減也。此下自卹歸行在，扈從還京，其間途中所經，而作者有洗兵馬、留花門、塞蘆子、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詩，或規方時政，則切中機宜，或描繪民瘼，則痛砭肌骨，其氣

格總在漢魏以上。非齊梁以下人語。讀之而
酸風刺眸。寒冰沁齒。人人自領其妙。無待爲
之叫絕也。

杜詩言志卷之四

杜詩言志卷五

佚名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

此拜拾遺後扈從還京居省中臘日退朝之

作也。少陵自開元末年來長安，急欲得君而仕。然始而遭林甫按抑，繼而逢祿山叛亂，至是始得以間道生還之故，遷拜拾遺，得居言路。摩厲以須，欲贊成中興太平之治。故於臘日退朝，喜其志之得遂，乃作此詩。首言臘日之暖，異於尋常，蓋謂太平有象，非復常年陰慘不舒之氣也。夫臘日之冷暖，亦何與人事，乃心中有喜者，遂引爲慶快。若謂國家當治。

卽天時俱應之也。於是遂承之曰：天心旣已厭亂，則向來陰沍之象如雪色者，將就銷亡，而陽德方亨，侵陵昌熾如萱草者，復還其舊。且此休明景色，雖未全舒，而機緘漏洩，已如春光之在柳條。夫此四語，是藉臘日以摹寫宇宙回春之意，以誌此身得以近君佐致太平之喜。且此臘日若無此寄托，卽此詩亦可以不作。卽欲作詩，亦可以不必作此四語解。

人當自知之。然後又承之曰。夫臘日之景色。若此。此豈非人生所不可多得之良夜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是必思所以酬此良夜者。則莫若縱酒爲歡以待之矣。且今之當此良夜者。非復從前之杜陵布衣。羌村野老。其從容而偃仰在床者。適自紫宸朝而初散。則現居薇省。備員腹心。將來功名垂于竹帛。皆未可量。惟是旣受君恩。當思報稱。觀茲翠管。

銀罍口脂面藥之賜其何以敷陳奏對入告
嘉猷而無巧佞之誅抗節批鱗義形于色而
無容悅之戒乎一首詩中包含如許妙義膚
淺讀去卽失之矣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
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
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是時少陵居省中所作如和賈至舍人早朝
大明宮宣政殿晚出紫宸殿退朝口號晚出
左掖春宿左省以及送賈閣老出汝州張司
馬勒碑南海諸詩大率皆同諸公倡酬應答
之作無甚深意故都不置解惟此詩乃不得
志于時而題壁以自嘆者蓋少陵之出處不
亢不隨雖極得其正然得君行道之意未免

過於躁急。故當間道歸朝之後。進拜拾遺。意謂此中盈缶之誠。自必見諒於九重。從此交孚信任。言聽計從。庶不負生平許身稷契之重。豈意肅宗於返正伊始。卽聽信讒邪。離間骨肉。猜忌大臣。疎遠正士。雖賢如鄴侯。猶不能安於其位。而汲汲求去。則其他可知。少陵以論救房瑄。幾陷于罪。若非張鎬救免。早已遠斥矣。故其居省中不能直行已志。大與初

意相違故作此以自嘆曰此省中一席所謂
高嚴鄭重之地非夫人而可托足於其間者
故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庶無愧於夙夜在
公之義試觀今之掖垣本已高矣而又加之
以十尋之梧竹如城上之埤然其巖峻不易
窺也且重門深邃又如深山積雪非塵囂之
所可入如此卽當法度森嚴爲朝廷政事之
所自出忠言讜論不絕於耳無如此日之處

此者務爲容悅，優游偃仰，惟見落花游絲之
從容自得，不聞有以國事關心者，何其靜消
白日，燕安乃爾也。且也不惟不以國事爲急，
更復互相瞻徇，其爲欺隱如鳴鳩乳燕，自爲
孳息於春風浩蕩之中，竊朝廷之名器，蠹國
家之廩祿，恬不爲怪，設有一人於此，稍以公
忠爲念，則必羣然以腐儒目之，竊念此一腐
儒者，進身有年，輒爲權奸所沮，今旣衰晚，始

得謬爲通籍乃又不幸而與此輩爲伍自左
右親幸之臣以至於庶僚趨附之輩無不混
同一氣而袞職有闕視同漠置苟有一字之
鳴者必爲立仗之馬卽刻擯斥矣然則腐儒
抱此子立之志終不能有一字之補而退食
遲回於生平許身之義相違不啻天壤安能
隱忍愧恥於寸心久而不去乎噫此少陵之
所以不安其位而有華州司功之出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
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酒久判人共棄。懶
朝眞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
拂衣。

此亦少陵不得於時之作。言曲江對酒者如
魏武所謂對酒當歌。蓋言懷之義也。士君子
立朝。惟以忠君愛國爲事。苟有志同道合者。

自當引爲攸助。若一切營私之輩，互相朋比，以君子視之，固格格其不相入也。彼以君子爲怪，爲腐，迂而遠之。君子亦以彼爲汙，爲穢，嚴而絕之。老杜之在當時，滿朝讒佞，實無一人足當已意者。而肅宗又惟好邪，是信不用忠良，是與少陵稷契自許之意相去遠矣。故因曲江對酒而自言其懷曰：我之遲留於此，以爲在朝，則未嘗有一言有補於國家，以爲

在野則又明明切近宮闈委蛇偃仰然則非
遠非近非朝非野正如今日之坐於苑外江
頭所得僅見者惟此水精春殿之霏微耳飄
忽眩幻全無實際而此一片霏微之中但見
一班趨附權門奔走徑竇之徒輪蹄輻輳於
其間如桃花之細逐楊花而落黃鳥之時兼
白鳥而飛視此水精春殿爲彼一大戲場欺
君誤國眞堪髮指苟以昭昭自處者安能與

此汶汶者同居惟有與之相棄絕寧逃於沈
湎麤糲之鄉耳夫立人之朝本欲得行其道
而當此曖昧詭隨之世雖徒爲旅進亦覺無
謂豈惟懶奉朝請直欲拂衣而去蓋與本來
出仕之衷情不啻滄洲懸遠耳夫生平之志
在於幼學壯行而今茲老大反以未得拂衣
爲恨其爲可傷何如也然非傷未拂衣也正
傷其將欲拂衣耳豈誠以高尚退隱爲樂者

哉故少陵之於出處當分三節看其始也旅
食京華青冥垂翅故獻賦而拜功曹陷賊而
奔行在恆以不得進用爲憂既而進拜拾遺
扈從還省紫宸朝散脂藥隨恩則知無不言
言思見用一片夙夜在公之義直欲堯舜其
君終焉信而見疑忠而見謗滿朝容悅直道
難行始有生不逢時終老林泉之感是則少
陵始終雖所遇不同而其實則總是一個忠

愛至性人非有兩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
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

此詩若不善解。便將老杜看作一個惜春行
樂看花愛酒之人。一味達觀。不復以君國爲

念彼雖去位之後，居江湖之遠，尙不其然而
況其正在省中作拾遺以諫諍爲名之時耶？
故言一片之飛而卽愁萬點之飄，且欲乘此
未盡之時而急爲飲酒以寬懷抱，非眞爲此
花惜也。後又言小堂翡翠，高塚麒麟，理當行
樂無用浮名，亦非如昔人所云有身後名不
如生前一杯酒，與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
曾到九泉之謂也。蓋因時當中興之始而用

人舉政之間，卽多違舛。少陵於其一事之失，而卽不勝其隕越之憂。故借落花以爲喻。若曰：此一片之飛，卽是風飄萬點之漸；履霜之始，卽爲堅冰將至之幾。經眼之愁若此，苟非昏醉，何能解釋耶？此惺惺者之所以欲逃於沈湎也。然則居拾遺之責者，言而不聽，實爲曠官。旣不能如山林隱逸之士，可以優游閒暇，如巢堂之翡翠，置理亂於不聞，又不能如

賢勞王事之臣，以死勤事，樹高塚之麒麟，垂
勳名於不朽。是出不成，出處不成，處推之於
理，自當奉身而退，何用此浮名？素餐苟祿，以
絆我矯矯不羣之志操哉！此詩設不作如是
解，便是世外曠達人語，且亦浮薄不堪，鄙俚
無謂之甚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

水蜻蜓欵欵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
相違。

此承上章言此身既不欲以浮名絆卽當決
然引去而顧猶有所不忍者則以三十年來
歛然求伸之志今方得廁身薇省所願欲酬
苟或一旦見知於聖明一言道合未嘗不可
以遂吾初服故且暫時隱忍依戀於此猶孟
子三宿出晝之義然事君趨朝之外終不念

及身家干求封殖是以朝回之暇惟有典衣
沽酒盡醉以消長日耳蓋酒雖狂藥亦非佳
味然以酒爲名託以自適卽動而得過未爲
大失如飲酒而欠缺債負亦人生尋常所有
之微瑕不至若孜孜謀利者爭趨如鶩忙了
一世七十臨頭猶自不肯息肩者也乃今之
紛紛於仕塗者則不然但見其趨奔權勢邀
買名譽踪跡詭秘如穿花蛺蝶欲蓋彌彰深

深可見也。鑽營巧利，如點水蜻蜓，不疾不徐，
欸欸中節也。是則與典衣沽酒者各行其志，
可耳。我固於爾無詐，爾亦可於我無虞。且傳
語風光，其相流轉可矣。且我亦無心久處於
此，特求暫時相賞，莫遽相違，而何必陰謀中
傷，以速我於不見容耶。然則老杜守身之正，
去就本甚分明，而愛君之誠，宛轉致其繾綣，
看他二詩之中，全似曠達尋樂情懷，而其中

却含如許悲憤。此豈可爲淺讀者道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溼。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少陵藉曲江之雨色以喻當時之朝政。邪曲害公而忠良被其誣陷。網羅生事而平白。

受其株連以致君臣多隔絕之嫌上下無泰
交之美也言今何時乎非休光正大之朝而
曖昧不明之氣如城上春雲之覆苑牆也非
邳隆亨嘉之相而厭厭不振之餘如江亭晚
色之靜年芳也林花本以黼黻皇猷而一經
汗漫則燕支盡溼不能自振水荇本以優游
大澤而一入深文則牽帶偏長不能自理此
時之九重深邃禁籞森嚴駐輦於龍武新軍

之中高居簡出宸聽既無以下究徒與二三
佞幸之臣共處於芙蓉別殿聽其萋菲謂爲
明德馨香疏遠臣工雖抱無涯之忠愴而下
情無由上達是何得如開元之盛於曲江之
遊詔金錢之會君明臣良而星雲皆得以瞻
就家人父子而宮府原非有異同所謂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也乎此少陵之號泣而怨慕
者也不然則林花著雨水荇牽風亦尋常景

物不足爲老杜工秀之句。而下文又何卽接
龍武芙蓉一聯不倫不脊。於雨中有何關涉
耶。讀者詳之。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戶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風漸
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
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否。草芽既青出。蜂
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
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
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
沉浮。

集中凡獻酬倡和諸詩多不置解以其辭旨自明妙處人可自領不煩多贅也惟此詩本尋崔李而後忽感慨時事且句意奇奧指陳隱曲非爲探本尋源未有不錯會其旨者故具論於左首十句是言晦日發興出尋之由晚定崔李交至至性有此否其十四句是入崔李與寫其真率篤厚處格調堅警氣韻古穆隳非漢魏人所能辦况其下焉者乎至草

移官則皆出於權幸所爲當宁曾未之知道
溯其由自堪飲恨昔浩然有句斥言不才明
主棄殊傷忠厚之旨若此詩云豈至尊則詞
意相去何啻千里耶於是駐馬回看流連眷
戀長安中甲第何止千門忠良奸佞皆得近
光輦轂顧獨使葵藿傾陽稷契自許者反背
面掩涕而去誠可悲矣以無才自責者怨之
至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
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
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此少陵移官華州時，路經鄭縣亭子而作也。
若不謂有所託喻，則一鄭縣亭子耳。何足以
流連諷咏，且玩其辭，總一團芒刺，豈所謂心

曠神怡而作者耶蓋其時移出華州原爲羣
小所排擠非至尊之本意故一登此亭所見
之景宛然與之相觸遂喟然而感歎說道今
我與此亭子偶然相值遂一登臨當戶牖而
憑高眺望一何其情景之咄咄逼人者足令
我詩興勃發也不觀此嶽蓮乎尊嚴清要人
人之所願得而瞻仰者况當此大路之旁本
非巖阻無如爲此浮雲所斷遂覺縹緲於三

天之外可望而不可即。正如聖明在上方，當中興圖治之始，未嘗不欲登進人才，乃爲讒邪所蔽，遂成阻絕。猶之遙望長春宮闕，當此天清地朗之時，有何難見。無如宮牆內外，蕃植高柳，爲之壅蔽。雖晴者亦暗矣。於是遭其斥逐者，如巢燕爲野雀所欺，畏其羣也。且放逐之後，猶使奸徒偵其去後之跡，以致其餘毒如山蜂之趁人，不遺於遠也。奸人之植黨

肆害周密如此。雖罄竹書之。猶不盡其惡。而特恐徒傷懷抱。故亦隱忍中止耳。看他此詩。包含怨毒。殆有不可勝言者。豈爲此一亭發興哉。

望嶽

西嶽峻嶒聳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

眞源

老杜望嶽詩有二其在齊魯則望岱宗專言
體統之高大以自喻其生平之學問此首則
望華嶽專以形容登進之難蓋閱歷既深屢
遭蹉跌而有此歎也言望此西嶽高峻非常
蹲踞於霄漢之上非一切邱陵之所能及故
諸峯羅立其下如兒孫之卑伏然此如大廷
鈞衡之所在足以紀綱庶政進退百官非庶

司百職之所能企及者其尊優固爲夔絕也。此非有人焉爲之薦拔爲之汲引安能驟致其處是猶之登山者苟無仙人授以九節之龍杖亦安能無所措拄而遂達於玉女之洗頭盆乎蓋分明有路有門而得其道者騰騰直上初無旋轉初無阻礙如入車箱之谷而狹徑不容並列寬達天門如箭括之直遂而絕少旁岐其易如此然易者自易難者自難

彼無門路而徒然熱中者終多齟齬是亦未
得尋白帝而問真源耳夫真源者卽門路之
所在也我於此日方在遷謫何敢復望非常
之遇惟待秋風涼冷之後庶可從容以求諮
訪耳嗚呼一望嶽也一在自喻體段上講是
少年意氣語一在登陟艱阻上講是老成閱
歷語不可同日而並觀之也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
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
雁入高空。

此老杜在官而不能行其志。欲拂衣而有所
未忍。一肚皮悲憤。至放出之後。反覺意思閒
暢。故因雨後之晴。而一寫其懷也。言久當陰
雨。抑鬱之氣。布於兩間。今忽一朝得此萬里
之西風。將滿天之沉陰。捲盡。遂使從前之積

悶如失而農事堪興初無妨礙也故猶是晴也而雨後之晴便覺有一番新意山梨塞柳各各弄色疎翠小紅厯厯可喜而最足快人意者莫如胡笳樓上正發之時半天惱亂而一雁乃得脫然展翮飛入高空一何其瀟灑襟懷不復爲風塵所羈絆耶雨晴之妙如此而吾今何乃適與之相似也

初月

光細弦初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
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
滿菊花團。

少陵咏月詩皆感寓時事。此一首則因肅宗
於踐祚之始而卽爲近幸之臣所欺蔽，故借
初月以喻之。言人君臨御天下，本當如離照
之當空，無遠不屆，乃今因戎馬之犯闕，乘輿
播蕩，社稷無主，不得已而從臣民之請卽位。

於草萊荆棘之間。正如初月之光。細而弦初上。也。此時名分雖定。人心有所繫屬。而兩京未盡收復。寇盜仍然蜂起。正如初月之影斜。而輪尙未安也。當此際者。正宜明目達聰。勵精圖治。日夜與四方豪俊之士。講求道法。而孰意其溺於佞幸。一切聽信讒諛。正如初月之微。升於古塞。而已深隱於暮雲端也。夫月若能致其光明皎潔。則向之鴟張於天。如河

漢之暹其光燄者皆必退避隱匿而不見無
如初月之光既細復深自韜晦以隱於雲間
則彼河漢者豈復有所遜讓而改色且月若
能極其照耀則萬里關山皆當上下澄清空
明一色今則以光細隱雲之故使之不改其
蒼寒是又如聲教不出於大廷而藩鎮之陸
梁如故中朝之紀綱不肅而太平之景象無
期也然則此初月者其私蔭所及僅能覆庇

庭前之團菊。使之暗滿。雨露之恩膏而已。此
又如宮闈近侍之臣。受其恩澤。行其浸潤。而
四海之大。九州之遙。皆其所棄遺者也。可不
惜哉。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氣暖。逕轉山
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
問桃源宿。

此棄華州司功將往秦州道經於此而作也。言向者間道歸朝拜官薇省而不爲小人所容出爲華州司功亦可已矣而猶山蜂遠趁懷毒中傷險何如也老夫躋此豈能自安今乃挂冠而去携家入秦出郊以來如脫樊籠何清目耶但見此地人家踞此山溪之回曲開戶當陽樂此深秋之朝旭而無谷風陰雨之嘆屋後山田隨徑而轉已在滌場納稼之

時山居之樂如此。而一時之物類亦莫不因之而各得其所。如鳥雀依於茅茨。藩籬之帶松菊。何恬適也。然此地初非遠阻。不過稍遠朝市。遂得脫離機阱。不逢凶暴。其於武陵桃源相去幾何耶。故避患而來者。遂欲問此東家而謀止宿也。

杜詩言志卷之五